

人世间

掰手腕

于心亮

在我们河崖村，家家户户都挺和睦，人也厚道，相互间即使有了争执，也不记仇，见了面该打招呼还打招呼，遇上事该帮忙还帮忙。那些做小买卖的也都爱到我们村来吆喝，说，不像去某些村卖桃子，村里人你尝一个我尝一个，一个没卖出去，半筐桃子就尝没了……

这些话，大队长张志超在广播时说过，最后说了一句：丢不丢人！

张志超的本意是夸奖我们村的村风好，大家要继续保持。大家听了很自豪，唯独张苦丁听了心里不熨帖，觉得张志超最后一句话是含沙射影，骂的是他。张苦丁喝了点酒，去大队部找张志超讨说法，竟然还把门锁踢坏了。张志超很生气，使了一招“背口袋”摔了他。

张苦丁跑到公社里告状。公社让张志超写检查。张志超看见我坐在树下背唐诗，就跟我说：“秀才，你帮我写份检查吧。”

我还真没写过检查，没经验，就去找张谷。张谷说：“张志超摔了我爹，写检查的是他，怎么反倒让我来写检查？”我说：“作业还想不想抄了？”

张谷帮着写检查的时候，我问他：“你爹尝人家的桃子了？”张谷说：“也不光是桃子，卖苹果的、卖洋梨的、卖樱桃的、卖核桃的……我爹都爱尝尝，不尝尝咋知道甜不甜？”我说：“尝完了，你爹买吗？”张谷说：“我爹嘴刁，尝完了都说不甜，从来不买。”

我挨了张志超一顿训，原因倒不是我找张谷写的检查，而是因为我要挟他不写检查就不让他抄我作业。张志超说：“你以为这是帮他吗？这是害他知道不！”训完了还不解气，扭着我的耳朵去找我爹告状。我爹正在猪圈里挑粪，气得把粪又扔给我：“娘的，你来挑！”

我爹和张志超坐在猪圈矮墙上抽纸烟，我爹说：“张苦丁这毛病改不了，我的菜园跟他家的是地邻，种的黄瓜和洋柿子基本都让他给吃了。”张志超说：“没揍他么？”我爹说：“就他那细胳膊瘦腿的，我怕一使劲给他掰折喽！”张志超说：

“这伙计，提起来真让人头疼！”

张谷让张苦丁头疼，不爱学习爱打架，不是自己挂上伤就是让别人挂上伤。别人挂了伤，大人就来讨说法。张苦丁嘴里道着歉，手里抄摸起棍子就去打张谷，张谷捂着脑袋也不求饶，最终反倒惹得来讨说法的大人过意不去：“算了算了，我那小子也不是玩意儿！”

我不让张谷抄作业了，张谷就开始找我的事。我回去告诉我爸，我爹说：“有本事，你打回去，找我做什么呢？”我一想，也对，自己的事情自己办。于是去找唐波和建国，打算成立个“铁掌帮”。结果唐波和建国都想当帮主，我很气恼，就算了。

我开始偷偷练臂力。

我帮我爸在猪圈里挑粪，我爸夸奖我，说我腕力还行，地瓜饼子没白吃。原先我以为我爸是熊我，让我帮他多干活，结果我妈也这样说，我就觉得自己的确是有点子天生神力，如果再加强锻炼，跟张谷摔跤干架的时候，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。

于是，我跟我爸去水井挑水时，不用扁担挑，用两只胳膊提，《少林寺》里的武僧们不就是这样担水练功的么？每回我湿呱呱地提着两桶水趔趄着回家，都会赢得我妈的高声责骂，有时还拿烧火棍抽我。虽然我很生气，但想到习练武功必须要吃苦中苦，经历一番磨难，我就忍了。

每天吃完饭，我都和我爸掰手腕，虽然每次都掰不过他，但我爸都会点头认可我的腕力渐长。我爹也忍不住要跟我比试，结果比了三把都输给了我。我说：“妈，你不用让我。”我妈说：“我没让你。”我说：“妈，我知道你是故意装输来激励我。”我妈气得又骂我！

但我知道，我的力气大了。无论是提水还是搬东西，都感觉比较轻松了。

张谷在班里又开始耍威风，欺负完这个又欺负那个，大家敢怒不敢言。我拍案而起：“张谷，别怕人怕你！张谷眼珠子瞪得比

鸡蛋都大，他做梦也想不到，我竟敢挑战他。他晃悠着膀子走过来跟我说：“咋的，还想跟我比试么？”我说：“比就比，咱们掰手腕！”

一试，我见张谷的神色怔了一下，然后就埋头使劲。同学们都围拢过来，嘶吼着给我们加油，我看到张谷的脸色先是白的，后来开始变红、深红、紫红……又开始变白。张谷看着我，眼里少了恶狠狠的样子。我忽然卸力说：“唉，比不过你，我认输！”

张谷握起拳头示威，示威完了又看我一眼。我没放声。

唐波和建国沮丧地跟我说：“你再咬咬牙，使使劲，必定赢！”我摇头说：“真不行，一点力气也没有了，真的赢不了张谷。”张谷坐回教室的角落里，不时偷偷地看我。我没看他，我知道自己是故意输给他的，但为什么要这样做，我也不知道。

我和我爸收拾菜园，新长的黄瓜带着刺儿、成熟的洋柿子红着脸儿，我摘下来，看到张苦丁也在旁边地里干活，我就分了一些给他。张苦丁连声说：“我地里有、地里有，你看看我样样数数种这许多，自个都吃不完，你要是喜欢吃，到我地里随便摘！”

打那以后，张谷不再欺负我了。相反，如果谁来欺负我，张谷都会挺身而出帮我。我依旧不给他抄作业，我跟他说：“你将来不是想当炮兵吗？数学学不好，你怎么计算坐标？等你扒拉手指头的时候，鬼子的炮弹早打过来了！”张谷觉得有道理，让我辅导他作业。

张志超来我家看壳郎猪，和我爹坐在猪圈矮墙上抽纸烟。张志超说：“听说你家小子跟张苦丁那小子掰手腕，故意输了？”我爹说：“没有的事儿，我那小子劲儿小，连他妈都比不过。”张志超说：“不管咋说，你家小子不俗，将来接我的班，当大队长行。”

张志超走了以后，我爹跟我说：“张志超小看人，怎么不说俺儿子当公社书记行？”

故乡吟

故乡

柳华东

在城市里摸爬滚打多年，不觉已人到中年，对老家有了越来越多的念想。老家的街巷、房舍，总是在不经意间闯进脑海，让我欲罢不能。

老家坐落于胶东腹地，是个大村落，盛时多达四百余户、两千余人，村里还有学校和商店。村东的山上有驻军，我们每周至少能看一场电影，老家因此成为周边人都羡慕的村庄。

记忆中，村子实在是太大了，大街小巷不计其数，好像一辈子也走不尽。那么多的大街小巷，互相串联，但总能左拐右拐地走出来，很少有死胡同。而且，每一条街巷都不一样，宽的能跑汽车，窄的一个人通过也有些困难；直的犹如一条直尺，弯的就像村南曲曲折折的小河，弯道儿特别多。

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每条街巷都有特色。比如说，北面半坡上的一条街巷，居然有几棵枣树，长势喜人，秋天总是红彤彤得诱人。难得的是，这几棵枣树散布于街巷几户人家的大门外，猎几颗枣子很容易得手。

你信不？我们这些半大孩子，把这些果实都当作自己必得的猎物。记得小时候，我们总是装作不经意地走进这条陡峭的、沿坡上下的老巷，眼睛斜瞅着坠弯枝条的红枣，一副漫不经心实则魂不守舍的样子。只要街上没有人，我们立刻扬起早就拽在手里的棍子，狠拍树上枣子密集的树枝，不等枣子落地，其他几个孩子立即一窝蜂地跑过来捡拾枣子。有人闻声出来察看，少不得大吼一声，可不等人家追过来，我们又一窝蜂地跑远了。

好在，村里人对这等“贼娃偷枣”的游戏早已司空见惯，并不真追。等大家逃出来，会在某个场院的麦秸垛后集合，把偷回来的枣子掏出来均分，然后倚着麦草垛边吃边分享猎枣的惊险乐趣，至今想起来便忍俊不禁。

如今，再回村庄，已经找不到一起偷枣偷杏的伙伴了，徒生“树还在，柿已黄，不见当年偷柿郎”的伤感。儿子八九岁时，我曾经带着他在村子里串门儿。一位老人非让我在他家门口的杏树上摘几颗杏子给儿子吃。我说杏子还没熟透，摘了可惜，不肯摘，儿子也懂事说不要，没想到老人急了，居然一拐杖打下来十几颗泛黄的杏子。

捡杏子的时候，一下子回忆起童年时偷老人杏子的事情，立刻大笑起来：“大妈，我小时候可没少吃你的杏子啊……”

老人也笑起来：“你啊，小时候总是围着我房后的杏子树转，我看都看不住！都是穷的不是！你看现在的孩子，给都不要呢。房后那棵杏树后来死了，我又栽了这棵树，是新品种。你看吧，地上年年能落一层杏子，就是没有来偷杏的孩子了……”

没有了年轻人，没有了孩子，连鸡鸣狗叫声也几乎听不到了，村子日渐冷清。常年无人搭理的老屋，不少已经坍塌，甚至长出茂密的灌木树，让人陡然感受到一种荒凉与心痛。

年轻时，我曾那么盼望逃离老家，渴望生活在城市里。人到中年，居然又这么迫切地想回到老家。

我的童年留在老家，我最美好的记忆留在老家，无尽的乡愁也只有老家能够承载。老家的烟火气息，几乎就是我心头最温暖、最柔软的所在。无法想象，农村一旦消失，我们的心灵还能安放在哪里？心灵归处是故乡，愿老家常在，愿乡村永不老。

散文学会采风团走进龙口黄山馆

本报讯（通讯员 于云福 崔景友）近日，烟台市散文学会一行38人在名誉会长綦国瑞、会长邓兆安的带领下，前往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省级示范区龙口黄山馆采风，旨在通过实地走访，挖掘乡村振兴的动人故事、独特经验和显著成就，用文学的笔触生动展现乡村振兴的优美画卷。

采风团分成10个小组，分别围绕美丽乡村建设、经济发展、党建工作、土地流转、社区建设、孝道文化建设等方面，面对面进行实地考察。

据介绍，黄山馆完善航天科普、航天育种示范基地及院士工作站，实施桑梓人才回归工程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，搭建

古驿爱心联盟、电商联盟等服务平台。通过发展特色产业，黄山馆重点培植“现代农业”和“民俗旅游”两大特色主导产业，完成了周边村庄农民向产业工人的转变。

采风团成员表示，要把黄山馆乡村振兴的实践生动描绘出来，写出讴歌时代的倾心之作。